

曹文轩

美绘心灵故事书



曹文轩 ● 著

皮卡 皮卡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曹文轩 ● 著

皮卡 皮卡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文轩美绘心灵故事书(珍藏版) / 曹文轩著. --
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6. 5
ISBN 978-7-229-11131-1

I. ①曹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图画故事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6581号

曹文轩美绘心灵故事书(珍藏版)
CAOWENXUAN MEIHUI XINLINGGUSHISHU
(ZHENGANGBAN)
曹文轩 著

丛书策划: 郭玉洁
责任编辑: 郭玉洁 李云伟
美术编辑: 雨虹
责任校对: 廖应碧
插图: 伍蓉等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
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出品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市雅迪彩色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20

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1131-1

定价: 9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

目录

皮卡，皮卡·····001

五个小鬼·····071

第十一根红布条·····123



皮卡，皮卡

一、哭闹



皮卡上幼儿园，只是第一次哭闹着不肯去，后来就再也没有哭闹过，好像还很愿意去，这让全家人都感到有点儿不可理解。

天下几乎所有的孩子，都是不愿上幼儿园的。那哭闹的样子，好像不是送他上幼儿园，而是要把他们扔到荒野上，扔到虎口里。瞧瞧他们，不是用双手死死搂住妈妈的脖子，就是用双手死死抱住爸爸的双腿，哭得气都沉了下去，好像再也回不来了。每天早晨，幼儿园的门口，都是哭声一片。孩子哭，有些大人也哭，生离死别的样子。

皮卡看着他们：哭什么呢？有什么好哭的？



那时他在惦记着一个人：杜夏老师。

皮卡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杜夏老师。

那天，皮卡被爸爸妈妈强行送到了幼儿园。一路上，他先是像一条有力的大鱼在妈妈怀里挣扎，妈妈很快就招架不住了，爸爸便将他一把抱过去。还是爸爸力气大，他再也动弹不了了，只能闭着眼睛一路号啕。这种号啕搞

得妈妈心慌意乱，想把他抱过来，又怕抱不住，不抱吧，看他哭成那副样子，又很心疼，就一会儿走在爸爸的前面，一会儿走在爸爸的身后不住地哄着。

爸爸很冷酷的样子，一句话不说，只顾死死抱住他往前走。

“皮卡不哭了，幼儿园马上就到了。”妈妈说。

听了这句话，皮卡就像杀猪一样叫喊起来。

爸爸在皮卡的屁股上给了一巴掌：“你再嚎就把你扔掉！”

妈妈一路毫无章法地哄着。

爸爸很生气：“哄！哄！哄什么哄！”



妈妈看着泪流满面的皮卡，给了爸爸一拳头：“臭爸爸！”

同样是无效的。随着幼儿园的临近，皮卡的哭声越来越大，也越来越悲壮。

爸爸妈妈都在沉默着，并且快速走动，像急着要去了结一件事情。

皮卡的哭声开始沙哑。

妈妈终于说：“要么我们今天先回去吧，等明天再来。”

爸爸说了一句：“胡说八道！”加快了步伐。

然而，这似乎永不可终了的哭声，却在进入幼儿园大门后不久，莫名其妙地停止了，只剩下低声的抽泣。

不远处，混乱的人群中，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。

这是一双神秘的眼睛。

四周是一片哭声，但在皮卡的感觉里，却好像站在了奶奶家那没有人影也听不见人声的池塘边。

爸爸妈妈奇怪地看着皮卡。他们顺着皮卡的目光，看到了杜夏老师。

杜夏老师笑吟吟地走过来了，她没有看爸爸，也没有看妈妈，只是看着皮卡：“你就是皮卡吧？”

皮卡眨了眨眼睛，把泪幕彻底清除干净，望着杜夏老师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叫皮卡呢？”

杜夏老师说：“你就是皮卡！”



杜夏老师说着，用双手轻轻擦去皮卡脸上的泪水：“男孩是不能哭的。”

杜夏老师一边问爸爸最近又写了什么小说，一边从爸爸手中抱过皮卡，然后把他放在地上：“皮卡，你都多大了？还要爸爸抱着！”她拉着皮卡的手，“皮卡，跟爸爸妈妈说‘再见’！”

皮卡没有说“再见”，只是朝爸爸妈妈摇了摇手，咧了咧嘴，便跟着杜夏老师走了。

爸爸妈妈以为皮卡会不住地回过头来看他们，可是皮卡再也没有回头。

杜夏老师和皮卡在慢慢地往前走。

杜夏老师的腰微微弯着，看样子在与皮卡说话……





二、咳嗽

皮卡好像早已认识杜夏老师，而杜夏老师也好像早已认识皮卡。但又好像是两人已多年不见了，不时地互相打量一番。他们是一对陌生的熟人。

杜夏老师一边给孩子们上课，一边会走神去看一眼皮卡。当孩子们玩耍或者是画画时，杜夏老师也总是不时地想起皮卡，然后静静地看上一阵皮卡。杜夏老师看皮卡时，眼睛是半眯着的，仿佛皮卡是一只远方活动着的小动物。她有时会笑一下，有时会轻轻地叹息一声，好像看久了，有点儿累了。

皮卡也总是要看杜夏老师。



杜夏老师在给他们上课时，皮卡无论听得认真还是
不认真，都是因为杜夏老师。听得认真，是因为皮卡喜欢听
杜夏老师讲课，而杜夏老师也总是用眼睛告诉皮卡要好好
地听课。听得不认真，是因为皮卡看杜夏老师，看着看着，
杜夏老师的声音远了，模糊了，像夜里的梦了。



皮卡发现杜夏老师的左眼下方，有一个红点儿。这小红点儿比芝麻还小，小到一般人根本注意不到。而在皮卡眼里，这小红点儿，却十分清晰，清晰到就像在油麻地看夏天星空的一颗星星。

皮卡总觉得这红点儿是亮晶晶的。

皮卡会忽然地感觉到杜夏老师在看他，那时，他就会把头低下，或把头扭到一边去。

那时，杜夏老师的嘴角就会流露出一丝让人觉察不到的微笑。

皮卡上幼儿园一个多月后，杜夏老师病了。

说是病了，也就是得了感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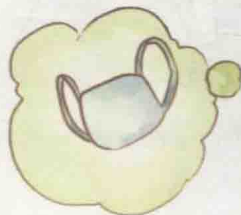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，杜夏老师出现在孩子们面前时，戴了一个雪白的大口罩。因为口罩把她的脸遮去了很多，一双眼睛被强调了，显得从未有过的亮，从未有过的清澈，从未有过的好看。她的目光移动到哪儿，哪儿就好像亮了起来。

皮卡很喜欢大口罩。皮卡觉得大口罩让杜夏老师变得更加的美丽了。

杜夏老师开始戴着大口罩给孩子们讲课。

皮卡听着听着，被大口罩迷住了。那时，大口罩好像被放大了，放大到眼前一片雪白。

杜夏老师咳嗽起来。不是那种剧烈的咳嗽，也不是那种一咳嗽起来就没完没了的咳嗽。杜夏老师的咳嗽是轻微的，似有似无的，断断续续的，好像在对孩子们说：我感冒了。既然感冒了，就应当咳嗽，不然叫什么感冒呢？



杜夏老师讲课时，是远离孩子们站着的，怕传染给孩子们似的。

若真的咳嗽起来，她就转过身去，冲着墙壁咳。

无论怎么咳，都显得有点儿脆弱，又有点儿娇气，还有点儿同情自己的样子。

杜夏老师一连戴了三天口罩，那口罩分明是天天换的，总是雪白的。

口罩一去，杜夏老师又是一个生动的、充满活力的杜夏老师了。

